

B222

論 Δ 018

語
古
注
輯
考

曾秀景著

兩金題念

論語古注輯考

著者：曾

秀

出版者：學

海

出

版

景社

登記證字號：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一〇〇二號

發行人：李

善

發行所：學

海

出

版

社營

臺北市金山南路二段十二號五樓之一

電話：三九一—七六七五

傳真：三九四—〇六一三

臺北市郵政信箱〇七二三二七號

郵政劃撥儲金帳戶〇〇一四三五四—一

定價：新臺幣六一〇元

中華民國八十年二月初版

ISBN: 957-614-025-0 (精裝)

ISBN: 957-614-026-9 (平裝)

120p 244/-

論語古注輯考 目錄

壹、緒論篇	九
第一章 《論語》命名的由來意義及其別稱	九
第一節 《論語》命名的由來	九
第二節 《論語》命名的意義	一六
第三節 《論語》的別稱	二六
第二章 《論語》的作者・編者及其成書的年代	三三
第一節 《論語》的作者	三三
第二節 《論語》的編者	四二
第三節 《論語》成書的年代	五一
第三章 《論語》的篇章・內容及其價值	六一
第一節 《論語》的篇章	六一
第二節 《論語》的內容	六四
第三節 《論語》的價值	六七

第四章	《論語》在兩漢的地位及其價值	七五
第一節	漢初《論語》博士的存廢	七五
第二節	兩漢自天子以至士庶皆通《論語》	七六
第三節	兩漢博士兼通《論語》說	八〇
第五章	《論語》在兩漢的版本及其揉合的始末	八三
第一節	三家《論語》——魯論·齊論·古論	八三
第二節	張侯《論語》——兼論第一次揉合	一〇一
第三節	鄭玄《論語》——兼論第二次揉合	一〇九
第六章	《論語集解》的作者·內容及其價值	一二一
第一節	《論語集解》的作者	一二一
第二節	《論語集解》的內容	一三一
第三節	《論語集解》的價值	一四一
第七章	《論語義疏》的作者·內容及其價值	一四七
第一節	《論語義疏》的作者	一四七
第二節	《論語義疏》的內容	一四八

第三節 《論語義疏》的價值

貳、輯佚篇

凡例

卷一

○學而第一

○為政第二

卷二

○八佾第三

○里仁第四

卷三

○公冶長第五

○雍也第六

卷四

○述而第七

○泰伯第八

卷十	：：	四六七
○子張第十九	：：	四六七
○堯曰第二十	：：：：：：：：：：：：：：：：：：：：：：：：：：：：：：：：：：：：：：：～	四七八
參、考證篇	：：：：：：：：：：：：：：：：：：：～：：：：：：：：：：：：：：：：：：：～	四八五
第一章 《論語》古注輯佚概述	：：：：：：：：：：：：：：：：：：：～：：：：～：：：：～：：：：～：：：：～	四八五
第一節 漢魏古注輯佚概述	：：：：：：：：：：：：：：：：：：：～：：：：～：：：：～：：：：～：：：：～	四八五
第二節 兩晉古注輯佚概述	：：：：～：：：：～：：：：～：：：：～：：：：～：：：：～：：：：～：：：：～	四九二
第三節 南朝古注輯佚概述	：：：：～：：：：～：：：：～：：：：～：：：：～：：：：～：：：：～：：：：～	五〇三
第二章 從《論語》古注看漢晉南朝思潮的變遷	：：：：～：：：：～：：：：～：：：：～：：：：～：：：：～：：：：～：：：：～	五一一
第一節 章句・訓詁・義說・隱義・義疏之解題	：：：：～：：：：～：：：：～：：：：～：：：：～：：：：～：：：：～：：：：～	五一一
第二節 兩漢《論語》古注所見的思潮	：：：：～：：：：～：：：：～：：：：～：：：：～：：：：～：：：：～：：：：～	五二〇
第三節 魏晉《論語》古注所見的思潮	：：：：～：：：：～：：：：～：：：：～：：：：～：：：：～：：：：～：：：：～	五三一
第四節 南朝《論語》古注所見的思潮	：：：：～：：：：～：：：：～：：：：～：：：：～：：：：～：：：：～：：：：～	五四一
第三章 從《論語》鄭氏注看「關雎之亂」的說解	：：：：～：：：：～：：：：～：：：：～：：：：～：：：：～：：：：～：：：：～	五五七
第一節 漢儒對「亂」的說解	：：：：～：：：：～：：：：～：：：：～：：：：～：：：：～：：：：～：：：：～	五五七

第二節	宋儒對「亂」的說解	五五九
第三節	「亂」與「合樂」的關係	五六二
第四節	「亂」字的確証	五六八
第五節	師摯到底是什麼時代的人物	五七三
第四章	從《論語·鄭氏注》看「祭如在」的詮釋	五八一
第一節	《論語》古注對「祭如在」的詮釋	五八一
第二節	朱子《集注》對「祭如在」的詮釋	五八三
第三節	丘光庭及日本學者對「祭如在」的詮釋	五八四
第四節	《論語·鄭氏注》的新發現	五八五
第五節	《論語·鄭氏注》「祭如在」的詮釋	五九〇
第五章	從《論語》古注看「高宗諒陰」的真相——兼論三年之喪	五九三
第一節	《論語》古注對「高宗諒陰」的說解	五九三
第二節	「諒陰」不應牽纏三年之喪說	五九五
第三節	孔子將三年之喪移接到殷高宗身上	五九八
第四節	三年之喪的真相	六〇一

第六章	《論語》古注對朱子《集注》的影響	六〇五
第一節	朱子關於《論語》的著作	六〇五
第二節	朱子《論語集注》概述	六一二
第三節	《論語》古注對《集注》的影響	六二五
參考書目（論文附）		六四三

壹、緒論篇

第一章《論語》命名的由來意義及其別稱

《論語》一書，關於它的命名之由來，以及其意義，是本章所要探討的範疇，茲一一分述如左，以供後學參考。

第一節《論語》命名的由來

關於《論語》命名由來的問題，約略可分為兩派：一是根據《禮記·坊記》立說的，一是根據王充《論衡·正說》而申論的。首先看看第一種說法，主張這個說法的是以楊伯峻教授的說法為代表，他說：

「關於《論語》命名的來由，也有不同的說法。王充《論衡·正說篇》便說：

「初，孔子孫孔安國以教魯人扶卿，官至荊州刺史，始曰《論語》。」

似乎是《論語》之名要到漢武帝時才由孔安國、扶卿給它的。這一說法不但和劉歆、班固的說法

不同，而且也未必與事實相合。《禮記·坊記》中有這樣一段話：

「子云：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甚美。《論語》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坊記》的著作年代我們目前雖然還不能確定，但不會在漢武帝以後，是可以斷言的。（原註：吳騫《經說》因《坊記》有《論語》之稱，便認它是漢人所記，因屬武斷；而沈約卻說《坊記》是子思所作，也欠缺有力論證。）因之，《論衡》的這一說法也未必可靠。」（《論語譯注·導言》，二頁）

由此看來，楊教授是本諸《禮記·坊記》的說法，認為《論語》的命名，不會在漢武帝以後才出現的。

主張第二種說法的是趙貞信、林圻乾教授為代表，他認為《禮記·坊記》上的「《論語》曰」三字並非《坊記》的原文，而是後人附記在經文旁的「註語」，經一再傳寫而誤欄入正文的。他說：

「雖然有人認為早於西漢文帝以前的《禮記·坊記》，已有《論語》二字的出現，但是這一條資料，並不可靠。

因為《坊記》的原文是這樣子的：

子云：「貧而好樂，富而好禮。」：：子云：「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美。」《論語》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子云：「從命不忿，微諫不倦，勞而不怨，可謂孝矣。」在右

列這段話裡，有兩點很可疑的地方。

其一是：在「論語曰」這一句話的前後，一共出現三個「子云」。第一個「子云」下的一句話，是出自《論語·學而篇》第十五章的話。第三個「子云」下的一句話，語出《里仁篇》第十八章，中間的「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一句也見於《里仁篇》。三處同是引《論語》的話，何以前後兩處都不標「論語曰」，而獨在「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上，卻偏加上一個「論語曰」呢？同引一書，前後稱法有異，這是很令人懷疑的第一點。

其二是《論語》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上有一個「子云」就是「孔子說」的意恩，在「子云」下，來個「論語曰」，這好像孔子在引《論語》的話，可是，《論語》是孔子死後才編成的書，怎樣可能孔子會去引《論語》的話呢？這是很令人懷疑的第二點。

根據以上兩點，照理說《坊記》這一段話內，不應在「子云」：「子云」：下，忽然冒出一個「論語曰」才是，可是現在所見到的本子，卻有「論語曰」三個字。這種現象，只有一個可能，那就是「論語曰」三字，本係後人附記在旁的註語，經一再傳寫而誤入正文，這種情形，在古書裡是常有的事（詳見俞曲園《古書疑義舉例》卷五「以旁記字入正文例」）所以日人・武內義雄就說：

「《禮記》中子思所作之諸篇，引《論語》者，只此一例。其它同引《論語》，均冠以『子云』。推測此章之前後文，與中間所引之《論語》，句語意味相同，恐係後人就記於行旁的註語竄入文中

者，非子思本來語。」（見「支那學」第五卷一號《論語原始》）。

《坊記》中的「論語曰」三字，既係後人附註之語，傳寫誤入正文；那麼《論語》一名，始於《坊記》之說，也就不能成立了。」（《國學導讀叢編·論語導讀》，上冊，三二五—七頁）

以上所云，係破《禮記·坊記》所引「論語曰」三字並非《坊記》原文而是後人之註語，經過一再傳錄而誤入正文的結果。如果這種說法可以成立，那麼，楊教授的說法則恐怕不足信了。

既然《禮記·坊記》引「《論語》曰」之說不可信，換言之，《論語》一名，既不始於《坊記》，那麼，它到底源自何時呢？即目前所資料而言，有以下二則可供參考：

○東漢·王充說：

「初，孔子孫孔安國，以教魯人扶卿，：：以曰《論語》。」（見《論衡·正說篇》）

這是說，在孔安國教魯人扶卿的時候，安國以它為教材，才有《論語》一名的產生。考孔安國是司馬遷的老師，他是武帝時候的尚書博士（見《漢書·儒林傳》）。他的生卒年代，大致在景帝中年至武帝初年之間（見王鳴盛《尚書後案》）。如果這個結論沒有錯，那麼《論語》一名最早的出現，也就是在這段時間了。

至於年代和孔安國接近，也當過司馬遷老師的董仲舒（見《史記·太史公自序》），以及在武帝時，曾和董仲舒議論於皇上之前的韓嬰（見《漢書·儒林傳》），在他們的作品裡，也都有《論語》

二字的出現。茲舉一二例子如左，以供佐證：

○韓嬰·《韓詩外傳》云：

「《論語》曰：『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接輿之妻是也。』」（卷二）

○又云：

「《論語》曰：『必也正名乎！』」（卷五）

○又云：

「《論語》曰：『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矣。』」（卷六）

這是《韓詩外傳》引《論語》的例子。他如董仲舒《對策》云：

「臣聞《論語》曰：『有始卒者，其惟聖人乎！』」（見《漢書·本傳》）考董仲舒對策之年代，有二說：一說是在武帝建元元年（西元前一四〇年），一說是在元光元年（西元前一三四年）（說見《資治通鑑·漢紀》卷九，及《漢書·武帝紀》）。至於《韓詩外傳》著諸竹帛的年代，以他在武帝時尚且健在，古人著書立說寫定文字率在晚年來推定，大概也是在武帝之際。由此看來，那麼董、韓二人稱引《論語》的年代，都與「孔安國教魯人扶卿，始曰《論語》」的年代頗為一致，都是在景帝末至武帝初之間。

其次，景、武之前的著作，都不見《論語》之名，而在景、武之間的著作，則數書同見《論語》

的稱謂；至於稍後晚出司馬子長《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贊》、《張丞相列傳》、班固的《漢書·郊祀志》、《貢禹傳》，就逐漸流傳，使用開來。

總之，根據王充《論衡·正說篇》、董仲舒《對策》、韓嬰《韓詩外傳》等書之記載，我們可以曉得《論語》一名的起源，係始於西漢景、武之際，或許是沒有疑問的。（以上參考趙貞信《論語一名之來歷與其解釋》，刊於《史學集刊》第二期，一一四〇頁；林鈺乾教授《論語導讀》，三二七八頁）

以上二說，似乎以前說為然，後說恐未必周延。《論語》之成書早在孟子之前，所以《孟子》一書例引用，例如：

《論語》原文	《孟子》引《論語》之文
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里仁》4.1）	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孟子·公孫丑》上）
	案：《論語》作「子曰」。《孟子》引作「孔子曰」；《論語》作「知」，《老子》引作「智」，以「智」對譯「知」。